

校正
大字 嘯亭雜錄

上海文瑞樓印行

嘯亭雜錄卷三

記辛亥敗兵事

康熙丁丑。仁皇帝親征沙漠噶爾丹。窮蹙自縊。其姪策零多爾濟奔竄阿爾泰山。北稽首稱臣。仁皇帝受降凱旋。漠蕩平。其後數歲。策逆休養生息。招徠噶爾丹藩臣。部落漸強。侵犯喀爾喀部落。仁震怒。練兵籌餉。為深入計。憲皇帝踐祚。欲竟仁皇帝未竟之緒。會策逆死。其子噶爾丹策零嗣立。噶少。年聰黠。善馭士卒。諸台吉樂為之用。憲皇帝遂決議討之。朱文端公軾。沈總憲近思。皆以為天時未至。惟張文和公力為慤。惠時費直烈公嗣爵傅爾丹者。頗然獄立。而微禱美鬚鬚。有石將風。張薦以為帥。築大將壇。率滿洲綠營等五萬兵討之。諸蒙古藩臣。皆執勦以從。時達忠烈公福力諫不可。上曰。策零殂落。噶逆新立。彼境分崩之勢。何云不可。達曰。策零雖死。其老臣固在。噶逆親賢使能。諸酋長感其先人之德。力為扞禦。主少則易諫。臣強則制專。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見其可。况天溽暑。未易興師。張文和旁贊曰。六月興師。載諸小雅。君未果知耶。上曰。達福患暑疾。盍以鹵汁灌之。達詞色愈厲。上曰。然則命汝副傳以行。尚敢辭耶。達語塞。遂叩首出。禡禱於明堂。上親酌傳公以寵其行。是日大雨如注。旗纛盡濕。狼狽出國門。

識者以為不祥。時從征為查副將軍。弼納。巴將軍賽副都統戴公豪。海公蘭。西公

彌賴定公壽。蘇公圖。

馬公爾齊。侍郎永公國。塔公爾盛。皆一時將帥之選焉。

八月會師於科布多城。噶逆遣將偽降。言其國攜貳與哈薩克迭戰經年。馬駝羸弱可

襲滅其部落。傳公信其言。欲進師。定公壽曰。噶逆聞警。斂師境內。靜以觀變。其謀

可知。我師莫如耀兵境上。以揚我武。全師凱旋。策之上也。安可信。俘虜片言。突入

敵壘。以贖其武哉。傳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彼窮蹙之餘。安能敵精強之士。不禦

敵非勇也。汝何懦怯。自損其威也。定默然出。以袍付僕曰。汝持此以歸葬焉。生子

名壽。以誌難也。永公國曰。國聞用師。乘瑕而戰。未聞無隙而能致勝者。今噶逆親

親用能。人惟求舊。選不失材。賢不失位。疆圉遠闢。牧養蕃滋。彼雖犯我師旅。尚當

良策以禦之。而况斂兵蓄銳。乃可深入自暴其師乎。海公蘭曰。量敵而入。將之能

謀也。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敵未可輕。未可輕。俘虜之言。奚足為信。羸師待敵

外夷之故智。君其防之。傳艴然曰。我國家之所以無敵者。以武臣不畏死耳。君等

安可蹈漢兒之習。自弱其勢哉。因命整軍以進。主事何公溥執轡以諫。傳曰。蕞爾

堅儒。安識兵家事。因以鞭揮何手而去。馬公退告眾曰。此師殆哉。戴公豪曰。帶組

具存。何畏死無具也。查公弼納曰。余力姐餘生。受君恩乃不死。今得以馬革裹尸。

幸矣。查前因允禮朋黨故廷議大辟上特宥之。故查益感激用命及出境數百里不見賊壘。獲僨者云在博克托嶺。傳遣蘇公圖往勦。未數里聞胡笳聲遠作。虧裘四合如黑雲蔽日。傳懼移師東。陷和通淖爾。華言大澤也。定公謂傳曰。違衆陷師誰之咎也。傳默然無語。定公曰。言在先。敢辭死乎。遂與馬公爾齊率師援蘇。兵既接。忽大風蔽日。電如牛首。我兵血戰間。後無繼師。定公壽中矢殞。蘇公等俱沒於陣。西公彌賴率本部援之。兵潰身殉。賊遂犯大營。傳命蒙古兵禦之。定制科爾沁王公樹紅纛。土默特旌樹白纛。以為誌。轉戰間。科爾沁王某偃旗首遁。土默特公沙津達賴奮身入賊壘。白旗耀然。衆知蒙古兵敗。曰。白纛兵入賊隊矣。諸軍遂大潰。終夜甲仗聲不絕。傳舉趾失措。惟撫馭滿洲士卒曰。慎無墮家聲也。永公國刎頸死。戴公豪海公蘭自縊於幕代上。何公溥儒服雅步曰。死為國殤。永享俎豆榮矣。遇賊而死。有蒙古參領某。潛渡淖。遇婦人騎以追。推某河中。水淺得不死。醫士湯某蒼黃奔竄。揚言曰。余有丹藥。噙之可以免渴。卒無應者。陷於賊。傳雜士伍奔竄。出查公弼納躍馬舞刀。賊皆披靡。潰圍而出。不見傳。以其已死。恐蒙陷帥罪。曰。頒白之年。豈可復對獄吏。遂復入陣而死。達公福殿軍被殺。巴公賽血戰死之。另見下卷

惟塔公爾岱冒鋒矢。出中槍穿脰。血殷征衫。蒙古醫以羊皮蒙之。三日始甦。賊獲

諸士卒皆以皮繩穿其脰。盛以皮袋載諸馬後。從容唱胡歌而返。蒙古科爾沁王逃匿葦苻中。以千金賂傅傳。傅受賂。揚言於衆中。蒙古白纛者先敗。乃收公沙津斬之。蒙古士卒皆忿怒。潰軍事聞。上震悼曰。朕悔不聽達福言。今無及矣。乃厚卹其家。達故權臣鼈拜孫。恥其祖所為。故盡節云。乃斥傅爵。賞卹諸潰卒。後二年噶逆衆大入。賴額駙超勇親王戰於光顯寺。事另見其勢始衰。遂講和焉。初上命傅爾丹與岳威信公鍾琪會議進兵策。岳公赴傅穹廬中。見壁上刀槊森然。問傅何所用。傳曰。此皆吾素習者。懸以勵衆。岳笑而漫應之。出語人曰。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後卒如岳公所料云。

郭劉二疏

國朝憲明代之失。罔許言官挾私言事。紊亂綱紀。然遇骨鯁之士。彈劾權要。列聖必立加獎勸。以旌其直。如郭華野之劾明余二相。及王高諸人。劉文正之劾果毅勤宣。皆侃侃正論。有足取者。備錄其疏於右。郭疏云。明珠與余國柱。背公營私。諸款一凡閣中票擬。俱由明珠指麾。輕重任意。余國柱承其風旨。即有舛錯。同官莫敢駁正。聖明時有詰責。漫無省議。即如陳紫芝之參劾張汧內並。請議處保舉之人。上面諭九卿。宜一體嚴處。票擬竟不之及。一明珠凡奉諭旨。或稱其賢。則向彼

曰。由我力薦。或稱其不善。則向彼曰。上意不測。吾當從容援救。且任意增添。以示恩立威。因需要
結羣心。挾取貨賄。至每日奏畢。出中左門。滿漢部院諸臣。及心腹。拱立以待。即密語移時。上意無
不宣露。部院衙門。稍有關係之事。必請命而行。一明珠結連黨羽。滿洲則佛倫格斯
特。及其族姪富拉塔錫珠等。漢人之總匯者。為余國柱。結為死黨。寄以腹心。凡會議
會推。皆佛倫格斯等把持。而國柱更為之囊橐。惟命是聽。一督撫藩臬缺出。
余國柱等。無不輶轉販鬻。必索其滿欲而後止。是以督撫等官。遇事剝削小民。柔
困遭遇。聖主愛民如子。而民間猶有未沾足者。皆債官搜索。以奉私門之所致也。
一康熙二十三年。學道報滿之時。應陞學道之人。率往論價。九卿選擇時。公然承
風。挾皆預定。由是學道皆多端取賄。士風文教。因之大壞。一靳輔與明珠余國柱
交相固結。每年糜費河銀。大半分肥所提用河官。多出指示。是以極力庇護。當下
河初議開時。彼以為必委任靳輔。欣然欲行。九卿亦無異詞。及上另欲委人。則以
于成龍方沐聖眷。必當上旨。而成龍官止臬司。可以統攝。於是議題奏。仍屬靳輔。
此時未有阻撓議也。及靳輔張大其事。與成龍議不合。始一力阻撓。皆由倚托大
臣。故敢如此。一科道有內陞。及出差者。明珠余國柱。率皆居功要索。至於考選科
道。既與之訂約。凡有本章。必須先行請問。由是言官多受其舉制。一明珠自知罪

矣。見人輒用柔言甘語，百計欵曲，而陰行蠱害，意陰謀險，最畏者言官。恐發其奸狀，當佛倫為總憲時，見御史李時謙累奏稱旨，御史吳震方頗有參劾，即令借事排陷，聞者駭懼。以上各款俱略指參，總之明珠一人，其智術足以彌縫過惡，又有余國柱奸謀附和，負恩之罪罄竹難書，伏祈霆威立加嚴譴，天下人情無不欣暢矣。其劾王鴻緒高士奇奏疏云：皇上宵旰焦勞，勵精圖治，用人行政皆由睿裁，未嘗纖毫假手左右，乃有植黨營私，招搖撞騙，如原任少詹事高士奇，左都御史王鴻緒等，表裏為奸，恣事於光天化日之下，罪有可誅，罄竹難悉。試約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用翰林，令人南書房供奉，不過令其考訂文章，原未假之與聞政事，為士奇者，即當竭力奉公，以報君恩於萬一，計不出此，而日思結納，謁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內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前後豈止一人，而他人之聲名，總未審問，何士奇一人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戶，結王鴻緒為死黨，科臣何楷為義弟，兄翰林陳元龍為叔姪，鴻緒胞兄瑣齡為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內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為人居停哄騙，而夤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黨援者，亦有

常例名之曰平安錢。而人之肯為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燄日張。人皆謂之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損在京肆橫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雄口地方。有虎坊橋瓦房六十餘間。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託。照拂。此外順治門外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為收租。士奇之親家陳元龍夥計陳李方。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貨本。約四十餘萬。又於本鄉平湖縣置田千頃。大興土木。修整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不下百餘萬。竊思以覓館餉口之窮儒。而今忽為數百萬之富翁。試問金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削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窮之谿壑。是士奇真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可誅者三也。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竟。着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改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矣。是士奇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儼然士林之翹楚者。竟不顧清議。為人作壘斷。不以為恥。且依媚大

臣無所不至。即以人之所不屑為者亦甘心為之而不以為辱。苟圖富貴。傷敗名
教。豈不玷朝班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等。豺狼其性。蛇蠍其
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趋奉者更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有負
聖恩。臣罪滋大。故不避嫌怨。幸祈皇上立賜罷謹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
其劉之禪張文和訥果毅云。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
責備恒多。臣竊聞輿論。動言桐城張姚二姓。占却半部縉紳。今張氏登仕版者有
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雖二姓本係桐
城大族。得官之由。或科目薦舉。襲蔭議敘。日增月益。以至於今。未便遽議裁汰。惟稍
抑其陞遷之路。使之戒飭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查得康熙年間。因王奕
清等姻眷仕宦最多。仁皇帝曾降旨。三載陞遷。不許開列奏補。今可仿其例。請以
三年內除特旨陞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尚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統理戶吏二部。入
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趨承時蒙召對。嚮用方隆。我皇上用人行政。無
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亦當極圖報稱。但臣慮訥親以一人之身。承辦事
務太多。或有疏失。臣雖不能知其所管項何所當去。願皇上諒其才能。酌量裁去
一二項。使其專心機務。得以無所錯誤。再其任事過銳。逢迎者漸衆。請皇上時加

訓飭。訥親得以有過知改。常承主眷。二公疏上。皆得嘉旨。若合符節。

朱白泉獄中上百朱二公書

朱白泉觀察原名友桂。涵齋先生孫也。今改名朱爾賡。額涵齋於仁皇帝以繪事供奉內庭。觀察雖入貲為郎。性甚剛毅。勇往敢為。屢任封圻。以廉能著。百菊溪制府任倚之如左右手。庚午夏。隨菊溪制府韓桂舲中丞。勦撫洋盜。張保。張鄭氏等。頗樹功績。上特賜孔雀翎。後任江安道。因主議增長葦蕩事宜。為河帥陳鳳翔所控。上命鉅卿往訊。其人本迂慢。為鳳翔所蠱惑。卒以冒功不實論罪。謫戍伊犁。白泉與余最善。憶戊午歲冬夜。與白泉及謝蘇泉侍御小集綠筠堂。桃燈翦燭。談論天下古今事。涔然淚下。白泉以王文成自許。二人皆笑其妄。然不期其終以任事犯眾怒。自攬其罪。今錄其與百朱二公書。以見其事之顛末云。其與百制府書云。蓋聞人之窮通有數。事之成敗有時。是不必以口舌爭也。物理之是非有定評。國家之體統宜共立。是不可以意氣用也。額雖不才。然奉教於先生長者之前者。亦已久矣。竊聞辱名為上辱身次之。是故身泰而名辱。古人以為下。額自上年九月接奉恩命。調任江巡。依持節麾。俾供驅策。受聖祖累世豢養之恩。懷名師特達知遇之感。撫心切齒。罔報涓埃。竊謂料物為河工之根本。葦蕩為料物之基業。悉心

剔弊。期裨益。比較正額之外。增出過倍。然撥蕩為購減廳員冒銷之利。按束郊
方拂營員偷換之慾。額以隻身獨攬衆怒。固已知其禍不旋踵。功廢垂成。日昨以
陳竹。杳遣丁京控。蒙欽派鉅公前來查訊。驗尾帮駁回之料。取船弁挾怨之詞。廳
營共證。合翻此局。從吏議而誣服。戴覆盆以望天。從古如茲。况在微末。文通有言。
若使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何以見燕市擊筑之夫。對趙北悲歌之士。自以愚昧於
此。獲罪所知為之流涕。路人為之嘆息。撫躬自問。為幸多矣。此所以含笑而入圜
土。長歌而膺徽纏者也。額始謂今年柴蕩陸續出運。七順清河兩處漫口。藉以堵
合外。南海阜山安海防四廳奇險。藉以搶護。誠恐自此廢束。貽誤堪虞。以今思之。
成敗早遲。皆有期合。實由天定。非關人事也。額於十一年作守潮陽。海氛告警。大
幫壓境。屠毒生靈。驚怖城市。額捐資集勇。謹守疆場。絕濟匪之源。挫觸藩之銳卒。
能化梟為鳩。閭閻安堵。繹堂制府謂那彦成公以為能。言聽謀決。匪目李崇玉以計就
擒。大幫朱賛乞命投款。已可旦夕告成。風濤永戢。而繹堂先生旋被嚴劾。竟坐投
荒。時額以居憂。得從漏網。三載之後。老夫子秉節海嶠。仍用前策。以賊攻賊。生路
既開。輸誠踵至。鯨波遂恬。舶帆無恙。此亦乘勢待時。事半功倍之明徵也。安知葦
蕩之功。不更待有異日乎。不過為人臣子。有見利於國者。不敢委之時數。而濡滯

不前耳。至於宦轍升沈一官如屣。久已膜外置之矣。抑聞之物不得其平則鳴。鸞
之所遇似不可謂得平矣。然昌黎眉山之倫。餘姚萊陽之輩。斯並義冠雲天文。雄
霄壤。當其拂逆殊疆。顛沛垂死。不聞有伏闕訟冤。危辭表憤。誠以卿大夫不比齊
民。曲直蒼黃。非爭一口。願待罪監司通籍中外三十餘年。若復效尤竹香。於獲罪
之後。再行申訴。豈不重為天下恥笑。如漢書之所謂賈豎子爭言。何其無大體者
乎。惟願老夫子大人調氣頤神。珍重柱石之身。幸勿以願為念。願被謹至重。不過
謫戍數年之後。循例邀恩。猶可效其犬馬。則願雖在萬里。如依函丈。若老夫子以
願之故。至煩聖睿。是願之疏拙。不能周詳。以為師門先寵。而轉使慈懷耿耿。則負
疚愈深。願遠覽先聖知命之教。中考昔賢處變之方。近驗已身經歷之跡。反求本
身貞厲之故。區區寸心。伏乞採察。其與朱方伯錫爵書云。竊念弟歷官中外。世受
國恩。自量移江南以來。思欲稍竭涓埃。勉圖報稱。再四延訪。知江南重務莫大於
防河。而防河機宜。莫先於儲料。葦蕩營者。國家之官地。料物之所從出也。自齊敏
料價翔貴。南河庫貯歲糜金錢數百萬。仍復繕堤不完。漫口屢告。皆由工無存料。
蘇
惲齊勒。開之於前。嵇文恭璜守之於後。天產地利。固足金堤。比年以來。葦營廢弛。

灘棍校兵。據為利。盜賣採割。轉販到工。額誠私心痛之。是以奉委伊始。不自度德量力。奮然欲除此弊。欣逢大府嚴明。有司效命。果獲掃除積習。實收成功。於舊定正額二百四十五萬之外。增出餘柴四百三十餘萬束。而眾怨沸騰。謗書滿籤。吹毛求疵。力翻此局。遂逢吏議。竟挂彈章。若以參詞核之。不復少加辯雪。將含垢後世。傳笑四方。額實無以自容於天下矣。謹按參詞曰。以採樵之刀。本採草而草又不足原估之數。工程不歸費用。錢糧盡成虛糜云云。去年辦理葦蕩時。左營俱係淨柴。右營因有下茂地段。土地瘠薄。所產葦柴烏荻鹽蒿紅草蒲頭五種。相間名五花頭。東交工適用。所以照例詳定。與葦青淨柴三七勻配。乃星使臨工以為巧立名目。不容申辯。葦船諸人。遂各希指承順。有三成葦七成草之謠。不知例載雜草每斤一釐三毫。此採樵刀。本僅發一分二釐一毫。是所辦之柴。即不必問五花頭。與抽改情弊。全以草論。每束折算十六七斤。每蒲草一束。節省將及一分。一百萬束蒲草。即節省三萬兩。何況右營出運之柴三百餘萬。業經交廳箱用。取有工收冊報工段為准。左營未運之柴。現俱存儲蕩中。委員查驗方回。乃欲概行抹煞。而以為不適用。虛糜錢糧乎。此額之所不解也。又參詞曰。儘蕩搜括之苦累。樵兵實所難堪云云。查工部則例載。葦營所產之柴。儘數採交。其餘柴之餘。除量為酌

賞外即行盡數歸公。其有私動餘柴莖束者。官則從重參處。兵役嚴行治罪。自葦營廢壞。十隊効目勾通附近灘棍。偷漏柴束。轉買河南廳員領購之價乾沒其餘。效目據官產之柴。因以為利。樵兵人等。不過分沾餘馥。歷來辦蕩之員。歸苦累於樵兵。分私肥於効目。若以功令繩之。則罪將有在矣。然額昨於奉委時。深知其弊。不肯波及前事。但思調劑兵夫。故詳定章程。內樵兵給與耕地。借與牛具籽種。船兵月餉仍舊。雖照乾隆以前舊例。設船歸廳自運。而船兵隨船駕運。並無失業。又另加一柴束給廳員。使廳員挪抵購料。於購價內籌貼食米。是樵船各兵等。從前乞憐於効目者。其盜賣之利小。此時取給於公家。其調劑之利大。而况兩營樵兵左營尚屬額設。右營多係雇役。向來効目以四五文一束雇採。而今官以十二文一束雇採。食力為傭。加倍得利。何從苦累乎。夫公家之利。知無不為。縱使有司奉行不力。樵兵竟有苦累。亦當備求實惠。重議卹兵以運柴。不得留柴而養兵也。今南河竭天下不足以供。而棄此額產葦柴。徒供怨壑。令司農有仰屋之嗟。天府靡水衡之費。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參詞曰。把總錢永勝據實具稟蒲草。即將錢永勝頂戴摘去。勒令受裝蒲草云云。本年二月十五日。錢把總在蕩督裝以運柴夾草受裝出蕩。已有一百九十餘帑。尚在船八十餘帑。現在受裝具稟。因查蕩額時柴

束並無蒲草。知係預為抽賣抵換地步。即於十八日接稟嚴行批飭。後恐蕩內耳目難週。果有包蒲夾草等弊。隨於十九日據錢把總所稟札行。韓守備移會王參將一體嚴查駁換。又恐承辦之人未免回護。添委知縣劉平騎專查。有無夾草。錢把總並未再有稟白。請驗柴束。是額之批飭專為不許受裝夾草而設。迨後順清河漫口。搶築需料孔殷。錢所運料船在李工停泊去工四十里。順風五六日。觀望不前。潛回浦寓。是以會同庫道摘頂示懲。其去具稟蒲草時案隔半月。仰卷可徵。錢把總希圖脫罪。巧構南箕。而星使驗明批稟。不顧文理之順逆。以剔除夾草者反為勒裝蒲草。遂使海上樓成臺中獻定。此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參詞曰。汰黃隄運到之柴。經各廳具稟短少云云。本年八廳共稟稱浚船所帶淨柴。大捆者俱執以自賣。餘柴概不交納。及拆稱梁。計每梁竟柴只一萬四千餘斤。而每梁折短草。草有一萬一千餘斤。額去冬儘蕩搜括時。收買餘方之例業。經會庫道裁革船兵。何從得有餘柴。其沿途抽改無疑。是以各道特奉制河二憲委審得實。責處目兵。然葦營兵目積弊相沿。旋有山安廳票請驗收到工葦柴。經委員覆票驗明。兵船所交之柴。夾雜短少。每船另有淨柴數百束。弔驗四束。稱重九十餘斤。的係蕩內原捆。勒令交工。即有老嫗幼女跳河拚命。而山安廳自稟與船目議明。以原捆交

工。八折收受而船兵又以六分改捆抵交仍要八折收受各等語眾證確然而乃以為畏懼威勢草率了案以監司公定案卷為虛以奸弁挾怨巧言為實此又額之所未解也。又參詞曰左營蕩柴雖無夾草而每束短少四斤六斤云云向來蕩內產柴溼乾枯遞分三種其初採時盤籠捆成以三十斤上下為度一年之後內重耐乾者有二十四五斤不耐乾者即止十五六斤不過報部之時彼此牽算約以二十二斤其實廳員領帑自購之料並無此數今左營蕩柴自去秋以至今冬存儲一年豈無耗折而摺內既有堆積愈久折耗愈多之語又曰荒儲蕩地未運至工此自河道不通之故豈得以為採柴罪過且幸而未經出蕩星使猶得以驗無夾草設使河道通行船兵出運沿途抽拔改捆則蒲草亦與右營等耳觀者豈復代為區別哉不即左營以驗右營之無草轉以耗折為斤重之不敷此又額之所未解也總之葦蕩之事非衆人之所樂成而草創經營亦非一年所能盡善是以今年圍估新屆將下沒五花頭不行估採將二尺四寸籠口加寬四寸又奏明試行三年酌中定額若果司事得人日臻起色其於國計民生豈無裨益乃棋局一更大事盡廢今年新估八百萬束隨在盜賣莫復過問刻下雖奉到諭旨仍須核實採辦再定章程而聚訟紛紛適從誰是羣小泄泄威令不行縱有桑榆之效已

見東隅之失。豈不深可痛惜哉。額見收時。星使並未按問。但令隨帶司員代具親供。至額將印卷七套呈核。又裁截要證印稿七件。然後發還。菊溪先生深憤不平。額在獄中。曾上書菊溪先生。自明成敗有時。勸勿仰煩聖慮。迨定擬覆奏後。外間傳有摺稿。菊溪愈怒不可解。而清河令郭禹修者。與安徽包慎伯。蓋實始終蕩事。見額獄且不測。竟私走春明。欲為訴冤。二人去後二日。額始知之。遣急足數輩。追及汶上而返。會臺諫中。有劾菊溪先生者。為馬履泰吳謙。上命星使密偵於彭城。回奏一疏。具言所劾虛無。並為額洗雪云。前征洋匪。辛苦備嘗。家無餘財。人所共知。或以此重邀天恩。末減罪狀。然前此嚴參乍入。自分立正典刑。乃高厚鴻慈。僅與荷校三月。是聖主好生之德業已寬無可寬。何敢再行希冀。惟額除弊太驟。衆謗羣疑。雖執法大臣。亦無所感。卒之陰察其冤。抗表代白。略不護前。額之愚忠。或尚猶有可取。而三代直道之風。其真至今未泯矣乎。故縷覲布呈。以達區區。伏望閣下於衆惡必察之下。存日久論定之議也。觀察二書。前書隱忍不辨。得人臣引罪之體。後書分條駁詰。以洗滌百世之名。合而觀之。可互相發明也。

西域用兵始末

準噶爾自光顯寺之敗。事見後卷。決意請和。至乾隆四年。和議始成。又許通市。及入藏。